

研究論文

虛擬社區內的人際關係—— 以中國大陸的「老小孩」網站為例¹

吳歡

摘要

通過分析具備了虛擬社區特徵的老年門戶網站——「老小孩」，本文旨在探索虛擬社區內人際關係的特點。在線上和線下進行參與式觀察的過程中，筆者探索了虛擬社區內的人際關係在時空、情感、界限和形態這四方面所顯現的特徵；並發現虛擬社區的人際關係並非是對現實人際關係的複製，它比現實的人際關係更富有靈活性；在帶給成員有意義的情感聯結的同時給予他們選擇的權利和進退的自由。老年網民在線上和線下的互動反映出他們尋求穩定人際聯結的心態和為適應社會個體化趨勢所做的努力。

關鍵詞：虛擬社區、人際關係、老小孩網站、老年網民

吳歡，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弱勢群體的新媒體應用、老人傳播與網絡文化。電郵：wuhuanjane@gmail.com
論文投稿日期：2012年4月23日。論文接受日期：2013年11月20日。

Research Articl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OldKids the Website in Mainland China

Huan WU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atur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a virtual community known as OldKids, one of the largest senior-oriented Internet portals in mainland China. A unique feature of the website is its close connection with offline communities. Through online ethnography and offlin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four dimensions: 1) time and space relation, 2) emotional ties, 3) distinction between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ies, and 4) format of relations. In the study, senior citizens exhibited considerable autonomy; they decided when and how to be involved in online interactions and determined the forma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ommunit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shaped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are not copies of those in the real world and tend to be more flexible. As Chinese society has already shown trends toward individualization, it is valuable tha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haped in a virtual community can bring about meaningful emotional connections among senior citizens and, at the same time, grant them freedom of choice.

Hua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chool of Media & Desig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by disadvantaged groups, cybercultural studies, aging communication.

Keywords: virtual commun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ldKids website, senior netizen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u, H. (2014).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virtual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n OldKids the website in mainland China.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8, 63–93.

引言

台灣歌手歐得洋有一隻傳唱很廣的歌曲，名為《孤單北半球》，歌裏唱到：「別怕我們在地球的兩端，看我的問候騎着魔毯；飛，用光速飛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極星作伴……」這首歌描述的是經由網絡而產生和維繫的愛情，歌詞中的魔毯暗指網絡。如歌中所唱，從來沒有一個世紀像我們今天所生活的21世紀這樣，人們在發展人際交往方面能夠如此從容地跨越時空的阻隔。然而，恐怕也從來沒有一個世紀像今天這樣產生了如此之多的對人際互動的擔憂，從宅男宅女、鼠標土豆到親朋聚會時的「低頭族」（自顧自玩手機的人）；現實生活中人際交往中出現的疏離與冷漠，被歸結為網絡發展的一宗罪。

卡斯特(Castells, 2001)曾提到在我們所生活的網絡社會，信息技術重組着社會的方方面面。這其中就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模式和情感形態，近年來，隨着社交網絡在全球範圍內的興起以及相關研究的深入，學者們揭示出社交網絡與現實世界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指出在線的人際關係的樣貌在很大程度上是網民在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形態的投影(黃厚銘, 2000; 林玉婷, 2007)。但還較少有研究者對在線人際關係的相關特點與當下社會形態之間的關聯進行系統的探索與歸納。而相關方面不僅與人的生命體驗聯繫得最緊，也是理解在現實社會中，當代人的生活狀態和人際關係發展特徵的重要線索。學者閻雲翔(2011)在研究中曾提到在中國社會呈現出個體化發展趨勢的社會生態下，社會關係趨向於工具化和碎片化。本文思考的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個體是否可以到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裏尋求有意義的人際聯結並獲得歸屬感(即實現對社會組織的「再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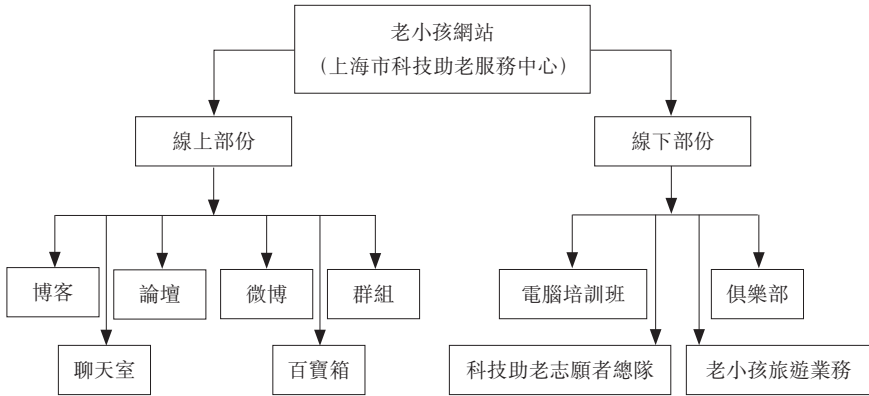
由於有關網絡社區的任何想法都是基於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Robin, 2000)，因此本文在探索虛擬社區內人際關係的特點時，所選取的角度也和考察現實人際關係時相似，主要是圍繞時空關係、親密程度、關係的界限以及開放程度來展開。本文選擇以老年網民為研究對象來探索虛擬社區裏人際關係的特點，不僅僅是因為作為網絡文化的建構者，他們長期以來被學術研究者所忽略；還因為出生於20世紀30至60年代的他們，完整經歷了中國社會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在生活形態上同時受到第一現代性（穩固地嵌入到某個社會組織）和第二現代性（以個體化為特徵）的影響。探索和歸納這一群體在網絡上所構築的人際關係的特點，或能給現實以關照。

研究對象

具體來說，本文研究的是老小孩網站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老小孩網站（www.oldkids.cn）（在文中簡稱為老小孩）於2000年8月在上海試運營。它是中國大陸最早的老年門戶網站之一。2001年5月11日，網站正式開通。雖然老小孩是立足於為長者服務的網站，其創辦者在當時卻是三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吳含章、張志安和王勇（當年三人的平均年齡為26歲）。在2001年的中國大陸，會上網的老年人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為了網站的生存，創辦者們開始在線下為老年人提供電腦培訓服務。目前，老小孩網站已經發展成為集博客、論壇、微博、聊天室和群組為一體的綜合性網站，被稱為「中國老年第一門戶網站」。老小孩的創辦者還在網下持續經營着電腦培訓班和老小孩俱樂部。在老小孩網站發展的過程中，管理者以「扶老上網」為宗旨，通過與上海市政府的相關部門合辦項目的方式爭取到資金等方面的支持。2009年11月，經市政府審批，網站管理者開辦了「上海市科技助老服務中心」（民非企業）；老小孩網站成為了該中心的網絡平台。這一中心的成立標誌着網站管理者可以通過持續地與政府合作，來推進科技助老事業。

圖一 老小孩網站組織結構圖



註：筆者繪製於2013年6月。

老小孩的網友在地域分佈上以上海為中心，以長江三角洲為聯結點，輻射中國20多個省市自治區。截止至2013年1月1日，老小孩註冊用戶超過5萬人，日均訪問量為10萬人次。網站成立初期，參與者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較高(高中及以上)且家庭收入水平較高²的老年人。隨着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和電腦學習費用的降低，當前的老小孩成員來自更廣泛的社會階層，包括普通退休職工和家庭主婦。³與中國大陸其他面向老年用戶的網站相比，老小孩最大的特點在於它將網站和線下組織作為社區來建設，並將線上社區(網站)和線下社區(老小孩俱樂部和老小孩沙龍⁴)有機結合在一起。網站站長王勇對社區型網站的理解是：

跟網下的社區差不多。……你自己的博客就是你的家，你的家是在社區裏，論壇就是社區裏的公共場所。有分門別類的主題的板塊。以後我們還要做圈子，就是個人形成的小的集體。網站有點像街道裏面的辦事處。當然我們是大社區的概念，你們就在社區裏面玩，交朋友。(採訪時間：2010年10月18日)

王勇對社區的理解抓住了人的聚集和公共性這兩個特徵，但與本文所要研究的共同體意義上的社區還存在差別，後者強調的是社區成員之間的情感聯結。虛擬社區與當前最為流行的社交網站也存在區別。具有公開展示的用戶主頁和人際聯結是社交網站區別於其他社會

化媒體的重要特徵(Boyd & Ellison, 2007)，雖然老小孩具備了社交網站的上述特徵，但筆者將其歸類為虛擬社區，這是因為它具備了社交網站不必然擁有的，但卻是成為社區最重要的特徵——大多數成員對網站的認可。這即是學者們所說的「社區意識」(Blanchard & Markus, 2004)。最早提出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這一稱謂的學者是 Rheingold (1993)，但他所給出的界定比較模糊，更接近於對一個形成中的虛擬社區的描述。本研究借鑒的是 Blanchard (2004) 對虛擬社區所下的定義——虛擬社區是一群主要通過電腦網絡進行溝通和互動的人，他們互相認識，並且發展出對彼此的歸屬感和依賴感。這個定義雖存在不完善之處，但它的優點在於明確地指出了虛擬社區的核心「社區意識」(成員對社區的歸屬感)之所在。

作為線上社區的延伸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老小孩俱樂部和沙龍也享有大部分成員對它們的認同；在本研究中也被視為共同體意義上的社區。對老小孩網站及其線下組織的性質進行界定很重要，因為它們是老年網民之間發生互動的情境(context)，會影響到網友間人際關係的形態。

文獻綜述

網絡人際關係的虛與實

王依玲(2011)在其研究網絡人際交往的論文中提到：虛擬社區只是存在於網民的想像之中的社區(p.90)，在作出上述判斷的同時她也坦承研究中的不足是未考察現實社區與虛擬社區的關係。有學者在通過問卷對網絡人際互動進行研究後發現：網民在網絡上和他人互動的活躍程度等特點與其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的模式是相似的，網絡人際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視為現實人際互動的映射(葉勇助、羅家德，2001)。事實上，早在2000年時，學者黃厚銘就在探討網絡人際關係特徵的論文中提到：虛擬這個詞在指涉上並沒有虛幻的意思，而是指有力量的，有效的，虛擬社區描述了「一種不直接面對面，而經由媒介中介(media-mediated)所形成的人際關係」(黃厚銘，2000：118)。在對

經由MSN Messenger的溝通和暱稱呈現進行研究時，研究者發現MSN是連結真實身份的網絡工具，對用戶暱稱的解讀最終需要依靠用戶在線下關係中的自我呈現和互動經驗(林玉婷，2007)。還有學者提出：網絡不再是人的主觀意識和客觀現實之間的中介，它自己本身就是現實，是對現實生活的再現、模擬、替代和複製。在虛擬時空裏，參與者的情感和欲望的滿足是真實的(孟建、祁林，2002)。學者杜駿飛(2004)也提到虛擬社區的根本屬性是實在性，這是因為虛擬社區裏所發生的互動以及充斥的情感關係都和現實世界有緊密的關聯。根據美國傳播學者羅洛夫(1991)的理論，人際關係的建立來自於雙方資源的交換。純然匿名互不交換資源的網友之間難以建立起人際聯結。本研究將分析在虛擬社區內，成員在建立和發展人際關係的過程中交換資源的情形。

網絡人際關係對現實人際關係的影響

學者們對虛擬社區人際關係的探討，最初的焦點集中在網絡人際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對現實人際關係(特別是親密的關係，如家人、好友)會造成怎樣的影響(Fernback, 1999; Valenzuela, Park & Kee, 2009; Baker & Moore, 2008)。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上網時間的增多會擠佔和家人朋友交流的時間，從而導致社會原子化(Nie & Erbring, 2000)；持相似觀點的學者提出網絡會讓人變得更孤僻，更容易沮喪(Kraut et al., 1998)。Nie (2001)還指出互聯網在佔用了現實生活中人際交往時間的同時並沒有提升網民的社交性，因為網絡使用者本身的特徵(受過更好的教育，有更佳的經濟條件且通常還未步入老年)已經讓他們比其他群體擁有更廣泛的社會聯繫。

持相反觀點的學者則指出網絡並不會取代個體正常的社會交往，它能夠補充和延伸現實的溝通手段：如電子郵件能夠增加家庭內部的交流(Rainie & Kohut, 2000)；上網經驗越豐富的人越能夠和家人朋友保持較緊密的聯繫，並更多地通過其他媒介來與他人溝通(Katz & Aspden, 1997; Katz et al., 2001)。近期，一份基於美國網民的調查則顯示出網絡的重度使用者不僅相較於其他類型使用者擁有更多的網友，

也更傾向於把網友變成現實生活中的朋友(Wang & Wellman, 2010)。本文的關注重點雖然不在於網絡交往對網民的現實人際關係的影響，但在探索網絡人際關係的特點時會將虛擬社區內的人際關係與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進行比較。

網絡人際關係與虛擬社區的關聯

在有關虛擬社區對其成員社會資本影響的研究中，研究者都會考察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構成要素，網絡上的人際互動與虛擬社區的特徵之間的關聯(Blanchard & Horan, 1998; Blanchard, 2004)；也有學者把對網絡人際交往的考察與對網絡社區成員歸屬感的探究聯繫到一起。有研究發現大多數網民對網絡社區的參與只停留在消遣娛樂或獲知資訊，網絡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淺層次的，大部分人對網絡社區的歸屬感不強；並發現網民個體所擁有的在線社會關係的規模(即通過網絡來聯繫的社會關係類型的多少)與網絡社區歸屬感之間存在正向的關係(王依玲, 2011)。但也有研究發現網民通過在網絡社區裏互動，會形成對於該社區的集體記憶，網友之間以及網民對社區能夠形成較為強烈的認同(曾武清, 2004；黃少華, 2008)；即網友之間的關係不僅影響到個體之間的認同，也會影響到對其所歸屬的網絡社區的認同；而這份認同感建立的基礎是網友間深層次的交流(如分享思想或交流情感)。為了更好地探索網絡人際關係的特徵，本文在分析網絡人際關係時會對網民間互動的情境——虛擬社區，以及網友對社區的認同度進行考察。由於老小孩虛擬社區與其線下社區關係緊密，筆者觀察了網民在線上和線下的互動情況。

總的來說，目前把網絡人際關係作為一個變量來探索其與網民個體特徵及網絡行為相互關係的量化研究較為豐富，從社會學、傳播學以及哲學層面來探索網絡人際關係的本質和特性的研究較為缺乏。黃厚銘(2000)曾探索了網絡人際關係與網民自我認同之間的互動，並通過歸納區分出網絡社區裏存在的四種距離(物理距離、互動距離、社會距離和心理距離)來闡明網絡上陌生人之間人際關係的特徵，得出的研究發現具有啟示意義：網絡人際關係並非落腳於大多數研究所強調的匿

名性上，而是根植於其化名的性質；網絡既隔離又連結的功能使得網友之間在發展人際關係時具有彈性，他們通過隱匿部分或者全部真實世界的身份來探索多元的自我，並掌控着網絡上人際距離的親疏遠近。

基於對網絡人際關係是真實的社會建構的認同，本文聚焦的研究問題是：在一個擁有大部分成員認同的虛擬社區裏，網友間的人際關係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的研究方法是：線上和線下的參與式觀察、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以及文本分析。筆者在老小孩網上開設了自己的博客，介紹了自己作為研究者的身份，並且通過發佈博文和回覆留言與老小孩網友交流。在線的參與式觀察集中進行的時間是從2007年7月到2010年9月，筆者每天早中晚三個時段在老小孩網站搜集閱讀網絡文本，每次觀察的時間平均為60分鐘；之後則是每天不定時上線瀏覽網頁。線下的田野調查曾在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分三次進行，並於2010年12月、2011年11月至12月以及2012年的2月至2012年6月進行了後續的資料搜集和採訪。筆者先後對老小孩網站的39名網友進行了深度訪談（採訪的平均時間為65分鐘）。受訪者年齡跨度從52歲到81歲（平均年齡為64.8歲，其中男性有19人、女性有20人）；⁵其中的9人擁有大專以上的學歷。在接受訪談的老小孩網友中，11名網友來自上海以外的省市（如安徽、無錫、北京和武漢），其餘均生活在上海。訪談對象中的38人都已經退休。筆者還採訪了老小孩網站的三位創辦者。

文本分析的材料主要來自於網友們在老小孩網站上的發帖，還包括網友們在聊天室裏留下的文本或語音資料，共計1,600多個文本。

研究發現

在採訪老小孩網友時，筆者發現：老年網民對於他們在老小孩網上所擁有的社會關係持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第一種看法是：網友，顧名思義就是網絡上的朋友；隔着網絡誰也不能真正認識誰，因

為大家都傾向於表現出最好的一面，彼此始終還是「戴着面具」交往；即便隔三差五有網下的碰面，那也是玩樂過後就如鳥獸散，所以對待網絡上的朋友不能太認真，網友在一起娛樂可以，但相互間的關係絕不能和現實生活中相互了解了幾十年的老朋友、老同學相提並論。第二種看法是：老小孩網站裏的網友關係和現實社區裏的朋友關係別無二致。特別是當老小孩的線下社區成為老年網民互動的平台後，網友間的人際交往也可以在現實時空裏進行；再加上老年網民們大都以誠相待，所以網友和現實生活中的朋友一樣真實可信；更因為網友大都是因為愛好相投而走到一起，沒有利益衝突，有的時候感覺網友比現實生活中的朋友更親切。

通過實際調查，筆者發現以上兩種觀點都只抓住了老小孩虛擬社區裏人際關係的一個側面。針對第一種觀點來說，相應的現象是存在的；但老小孩網友之間通過網上和網下的互動，建立真摯情感的事例卻真實地存在，並以文字等形式持續地展現於老小孩的博客空間和論壇等處。⁶而對於第二種觀點來說，雖然有學者提出網絡中的社會關係是對現實生活中社會關係的複製，社會關係以人為落腳點，不會因為虛擬和現實這兩個不同的空間概念而形成差異(葉勇助、羅家德，1999)；但通過比較，筆者發現：對於老小孩虛擬社區裏的老年網民來說，虛擬社區裏的社會關係網絡和人際關係並不是對現實情況的全盤複製；而是有其自身的特色。由於老小孩發展出了延伸到線下的組織——老小孩俱樂部和老小孩沙龍，因此，是否同時參與虛擬社區和線下社區以及對不同社區的介入程度，均會影響到老年網民間的人際關係。

網絡人際關係的時空特徵：不在場的在場感

Harvey (2003) 在《後現代的狀況》一書中提出後現代社會具有「時空壓縮」的特徵，這一特點在經由互聯網為中介的溝通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空間可在瞬時被跨越，達成了時空同步的效果；另一方面，互聯網的存儲功能使得在線留言可以在異地異時被提取，非同步的溝通得以實現。由於發生在虛擬社區的溝通具有時空同步和時空異步共存的

特点，因此網友的「在線」狀態能夠給網民，尤其是那些把和網友交往的重心放在虛擬社區內的網民，營造一種不在場的「在場感」。這種在場感用老小孩網友若空的話來說，是一種「獨而不孤」的感覺。

若空提到她習慣了每天「掛」⁷在老小孩網上，早起后先登錄網站，然後打掃衛生做家務。老小孩網站還有很多像她一樣，在網上整天顯示為在線狀態的網友；若空感覺這些網友就像陪在她身邊一樣，令她感覺不到孤獨。等忙完了家務想要休息時，若空會坐到電腦前去看看有沒有網友給自己的留言，她也會主動地給熟悉的網友發去問候。有一段時間她習慣了每天早上一起床就登錄老小孩的文聊室「老年情緣谷」，若空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最先碰到的是一斗，還有新苗。因為他們都是一大早就到聊天室來了。我也是一大早上網。我發現一個很好玩的現象，就是大家都會掛在那裏。四點多的時候一斗上來了，然後是新苗，再然後是林莉。當時我還以為新苗和林莉是在談戀愛，後來發現不對。因為在文聊室裏如果誰聊天下面的圖示會動的，但是都沒有動，但是大家都掛着。(採訪時間：2009年6月18日)

根據對其他老小孩網友的採訪，筆者發現若空描述的情景和心態在老小孩網友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代表性，即網友的在線狀態給老年網民帶來心理上的在場感。事實上，虛擬社區的在場感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心裏或象徵意義上的在場。網友的頭像在綫是其在網絡空間裏「在場」的象徵符號。但網友們心裏都明白頭像在綫並非代表可以隨時被激發起來的交流，因為對方可能也和自己一樣只是習慣了掛在網上，然後在一旁忙碌家務。但當某幾位網友已經相互熟識、形成了親近感後，這種象徵意義的在場也能給個體帶來心理上的慰藉，感覺到「自己並非一個人」。而由於在線信息可以隨時提取，所以即便網友不在電腦前，也能接收信息(如若空會不時地在忙完家務后到電腦前看看是否有網友給她留言)。另一個層次的「在場感」指的是虛擬空間和現實空間的同時在場。這時的在場代表着網友間一種潛在的隨時可以被激發起來的交流，經過長時間的在線交流，網友間會了解到在某個時間段某位網友正等在電腦屏幕的另一端，期待着有人與其互動。這種在場感來

源於網友間經過長期的在線互動所形成的默契，並可能發展為一種守候，這既是網友們對社區的守候（如論壇版主每天在固定時間上線值班），也是網友彼此之間的守候。

「不在場的在場感」的形成需要網友間良好的互動體驗與時間的積澱做準備。它既反映出在網上經歷較長時間的相處後，網友之間會形成默契；也反映出在個體化的社會裏，人們既希望保有個人空間的不被打擾（時間不被侵佔）同時又能夠在自己需要時投入一個有意義的社會關係網絡以求得集體歸屬感的心理。對於空巢家庭裏的老年人（尤其是其中的獨居老人）來說，雖然虛擬社區所帶來的在場感具有不確定性，不如電視和收音機的陪伴那般隨時隨地，卻更富有人情味。誠然，對於老年網民，虛擬社區在時空上給他們帶來的「陪伴感」不僅僅和互聯網的技術特性有關，還在於虛擬社區的社會特性：正是因為大部分成員對他們所聚集的老小孩虛擬社區持有認同感，成員之間建立了信任；老年網民才能夠把網友的在線狀態視為一種陪伴。對於在現實生活中擁有充足的閒暇時間，卻缺少與外部社會交流途徑的老年網民來說，網友們的虛擬在場能夠給他們帶來精神上的慰藉。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情形下，「不在場」是一種主動的選擇。經由網絡進行人際溝通時，信息收發的非同步性讓老年人在與網友交流時能夠根據自己的生活節奏來掌控交流的時機，使得交流過程更從容；這適應了老年網民的心理（不追求人際交往的高效率）和生理特點（一些老人眼睛退化不宜長時間注視電腦屏幕）。在職場上，人們大多希望利用網絡來提升交流的效率和可監控性（一些公司會對員工的QQ或Google Talk等聊天工具進行監控）；而在老年網民所組成的社區裏，由於大部分成員的人際交往是非功利的（好似Simmel [1971]所描述的那種排除物質因素干擾的「純粹的互動」），所以他們更看重在線交流的便捷性和靈活性，不希望承擔及時回覆的壓力。卡斯特（2001）就曾提到相較於電話，電腦中介的通信不僅提供了交流的立即感，並且彈性更大。

網絡人際關係的情感特徵：熟悉的陌生人

在觀察老年網民在線上的人際互動時，筆者發現：在大多數情況

下，網友們在互動的初始階段彼此都是現實的生活圈完全沒有交集的陌生人。而通過小範圍的調查，筆者發現：相比老年網民，大學生網民在網絡上交往的對象多為自己現實生活中的家人和朋友，⁸網絡只是被用於維繫現實中的熟人關係。以上發現並不說明老年網民較之於年輕網民在交友觀上更開放。年輕人在現實世界裏的人際交往範圍會隨着他們成長階段的變化(如升學、就業或戀愛)而不斷得到拓展和更新；但對於老年網民而言，由於在現實世界裏缺少拓展人際關係的資源(既有的人際資源還會隨着子女搬出、配偶或老朋友離世而不斷萎縮)，所以他們在加入虛擬社區後會主動與陌生人互動。在老年網民最初的互動中(彼此間還是陌生人)，虛擬社區的優越性(較之於社交網絡和即時通訊工具)更充分地顯現了出來；因為成員們會基於他們對虛擬社區的認同而願意與同屬一個社區的陌生網友展開互動。

在老小孩虛擬社區裏，網友之間經由互動而形成的情感特徵可以用「熟悉的陌生人」來概括。用這個詞來形容網友之間情感聯繫的緊密程度恰恰是由網絡既隔離又連結的特性所決定的。在這裏，「熟悉」指代的是情感上的貼近：即有的網友之間可深入了解對方的內心世界，分享深層次的情感；而「陌生」是指已經熟稔起來的網友，其人際關係多建立在化名的基礎之上，交往的雙方難以知曉對方所有的身份信息。黃厚銘(2000)指出網友隱藏自己的一部分真實身份，在網絡上重塑一個新身份的做法可被稱為化名(pseudonymity)，化名與完全隱匿身份戴着面具和他人交往的「匿名」不同——化名的網民之間發生碰觸的雖不是各自全面的人格，但仍然帶有其真實人格的部分特徵。

在老小孩虛擬社區裏，由於老年網民對真實性的倚重(會在網上展示本人相片、生日和居住地等信息)以及線上社區與線下社區之間緊密的連結；在很多情形下，網名只是一個網絡代號，失去了匿名的意義；老小孩網友呈現在彼此面前的人格比起相互匿名的網友之間要豐富得多。在大多數情況下，在網站上互動的老年網民們對其個人信息的公開程度以及是否參與線下互動擁有選擇權；他們中的不少人仍然會和網友保持一定的距離；彼此間的關係接近於Simmel(1971)所描述的那種與他人發生接觸，卻又保留着離去自由的陌生人。⁹

也正是這一份保有自己全部人格不被揭曉的隱秘性，使得虛擬社

區的人際溝通可以觸及個體深層次的隱私(黃厚銘, 2000)。在採訪中, 筆者發現老小孩虛擬社區的很多成員都會在網上把難以向現實生活中的親友傾述的心裏話說給未曾謀面的網友聽。

我就是, 這些話, 都沒辦法和我的女兒講。她一聽就說媽媽你又扯這些老黃曆。……但是我就可以跟某某(也是老小孩的網友, 筆者註)講, 我就可以信任她。……她在北京, 我在上海, 我們的生活沒有交集。(楊柳琴聲, 採訪時間: 2009年6月19日)

筆者在採訪中了解到: 就當代中國老年網民的生活歷程來說, 他們更願意與生活沒有交集的網友分享人生故事的心態或多或少與其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有關。文革從1966年5月持續到1976年10月, 如今年過六十的老年人在當時還是青年或少年; 文革時社會環境的突變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經歷對他們的人生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影響。而出於對政治話題的刻意迴避, 再加上社會環境的變遷, 老人們發現他們很難將這些集體記憶與他們的家人(主要是子女)分享。在老年人與子女的代際溝通上, 一方面, 社會流動性的增強使得空巢家庭數量激增(至2011年10月, 我國大中城市空巢老年人比例已經達到56.1%),¹⁰空巢老人較難從子女處得到足夠的陪伴和心理慰藉; 另一方面, 即便是和子女同住在一個屋簷下, 與父輩面臨不同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年輕人也較難理解父輩在過往歲月中的心路歷程。因此, 有着相似人生經歷和共同集體記憶的老小孩網友成了傾聽老人們心聲的最佳聽眾。老年網民們更願意和現實生活圈以外的人(如網友)溝通自己對社會現象的真實想法, 正如楊柳琴聲所述: 網友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沒有交集, 即便網友把聽到的話說出去, 也不太容易影響到自己的現實生活。

筆者還發現, 當老年網友之間更多地是通過線下互動來維繫最初在網絡上建立起來的關係時, 網友之間的社會聯結點會增加(社會距離被拉近), 但彼此間的交往(心理距離)可能會因為公開性(人格的全面展現)而流於表面, 從而失去了了解對方內心感受的機會。網絡隔離的特性使得網民在互動的過程中更容易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與在現實生活中發展人際關係不同的是: 網民之間情感層面的連結恰恰是以在

物理距離和社會距離上存在的間隔以及對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的遮蔽作為基礎的。

III. 網絡人際關係的界限特徵：跨越虛擬與現實

在二十世紀末及二十一世紀初期，當互聯網在中國大陸還是一個新鮮事物時，有不少老年人把網絡視作「洪水猛獸」，並習慣性地將網友與「騙財騙婚」聯繫在一起。家住武漢的老小孩網友明潔在2003年第一次與另一位老小孩網友風景畫台(兩人都是女性)見面時，她的女兒因放心不下陪着母親去赴約，結果被風景畫台開玩笑說她是帶了「保鏢」來見網友。¹¹而現如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成為網絡弄潮兒，老小孩網友在線下見面也成了一件稀鬆平常，甚至是常規的事。作為老小孩網站的延伸，由網站管理者創辦的老小孩俱樂部以及由老小孩網友自發成立的19個老小孩沙龍都會組織定期或不定期的線下活動；它們共同為成員提供了在線下創建或維護社會關係網絡的平台。老年網民也逐漸習慣了穿梭於線上和線下的社區，利用其不同的特性來搭建社會關係網絡和交換資源。

筆者在之前引用羅洛夫(1991)的研究提到：人際關係的建立來自於雙方資源的交換。在老小孩網站，當互動的雙方倚重於在線的交往，集中在網絡上建立和維護人際關係時，他們交換的主要是彼此的興趣愛好和對事物的看法；而這種看似虛擬的關係最吸引他們的是能夠從中獲得似遠實近的親密感、精神層次的認同和情感上的相互慰藉。網友山泉在描述她和網友之間的關係時說道：「主要是談心，從心理上的這種安慰比較多。」(採訪時間：2009年6月22日)

在虛擬社區裏，網友間親密感的建立與現實生活中朋友間親密感的建立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即它往往是在對個體外在條件的評判缺席的情況下產生的，也就是說無關個人的外貌、口音和體型；¹²也較少涉及到其在現實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地位；但卻與網民透過文字來表達思想的方式、通過網絡獲取和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與網友互動的頻率和時機有緊密的聯繫。

在採訪中，大部分受訪的老年網民反映說：在網上，他們與網友之間在精神層面的相互慰藉遠遠多於物質上的交換。家住江蘇省無錫

市的山泉和家住四川省綿陽市的網上晴天在2002年經由老小孩網結識，友誼持續至今；雖然曾在老小孩全國網友年會上見過兩面，但平時都在網絡上溝通。她倆將彼此視為知音，舞蹈是她們共同的愛好，她們借助網絡視頻相互學習舞蹈，並多次相約同屏共舞。

雖然完全依託虛擬社區來建立的網友關係能夠在精神層面給老年網民以慰藉。但值得注意的是，完全建立在虛擬社區上的人際關係缺乏穩定性。這是因為虛擬社區內進出自由，成員流失現象一直存在。網絡上的親密朋友會由於一方離開虛擬社區（或其他網絡平台）而關係中斷，重新變成陌路人。而網友間在線下的接觸有助於彼此增進了解與互信，並增加彼此間的聯結點（有助於增強人際關係的穩定性）。在線下，網友間所交換的資源在形式上也更多樣。老小孩網站上流傳着很多網友們在現實生活中互幫互助的故事：如在網友生病時陪伴其左右、為經濟困難的網友捐款捐物等。

在線下，隨着老小孩沙龍、老小孩俱樂部所舉辦的活動日益豐富，特別是當老小孩全國網友年會和迎新春聚會等活動的舉辦成為常規，老小孩虛擬社區裏逐漸湧現出了一批熱衷於在網下活動的老年網民。¹³相比於在網上通過發布帖子和博客文章等方式與網友互動，他們更鍾情於在線下活動裏與網友面對面地交流。有的網友會把經由網絡結成的人際關係轉移到網下發展，並慢慢「拋棄」網站這個最初的互動平台。在採訪中，網友黑牡丹提到，她曾是老小孩舊版論壇「知音園地」的成員，並參加了由該論壇的網友所組織的「龍舞沙龍」。在「知音園地」裏，她認識了花間一壺酒、冬季戀歌等網友。隨着對沙龍活動的倚重以及老小孩論壇的改版（「知音園地」板塊被取消），黑牡丹和冬季戀歌等網友互動的主陣地也發生了轉移，黑牡丹提道：

我們現在主要是在網下（見面）了。平時他（她）也掛念我，我也掛念他（她），就是一種網情。……彼此想念了我們打個電話就說聚一下；……我們還堅持一起到虹口公園學跳舞。現在反而上網站比較少了，基本都不怎麼上去了……（採訪時間：2008年10月14日）。

老小孩的線下社區對老年網民的吸引力來自於社區裏的活動可以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老年網民既是活動的參與者又是活動的

組織者。當老人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如組織一台聯歡會)一起努力時，他們不僅感受到了自身的價值，也欣賞到他人的付出和能力；相互間的溝通和了解都有所增加。而在老人們所生活的現實社區裏，街道和居民委員會(簡稱居委會)是管理和服務老年人的核心機構。作為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居委會，在對居民進行動員時主要是以社會控制為主、利益表達為輔(楊敏，2005)。在一些老小孩網友看來，居委會所組織的活動缺乏豐富性和個性，照顧的面有限，較少考慮到發揮老年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網友花花太歲提到他所在的居委會曾邀請他參加拐棍操的表演，他拒絕了，並說道：「我還沒有老到只能進行上肢運動。」(採訪時間：2009年6月25日)

在田野調查中，筆者發現：當網民進行線下參與時，對物質利益的考慮就會滲透到網友的人際關係中，如活動經費的籌措、活動中網友之間的分工以及網民個體在現實中的身份地位和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等等。在一些線下活動中，老小孩成員之間的互幫互助雖為主流，但也有網友會因為自身利益的得失與其他成員發生矛盾。如有網友在參加老小孩線下的旅遊活動時，因為對旅遊大巴座位或旅館房間的分配不滿意而對其他網友或網站工作人員產生不滿。隨着網友互動的場所從網上(部分地)轉移到網下，現實世界裏影響人際關係的因素也滲透到最初在網絡空間裏結成的以精神交流為主的人際關係中。網友守中提道：

在網上交朋友是需要本錢的：精力、時間、金錢……這次他請我，下次我總要還他。當時熱鬧熱鬧，回來就什麼也沒有了。網絡呆久了，也就庸俗化了。(採訪時間：2009年10月7日)

守中所提到的網上交友也包含了網友們在線下的互動。就其所談到的「本錢」來說，大部分老年網民都擁有較為寬裕的時間和比較充足的精力(雖然不少老人患有諸如高血壓這樣的慢性病，但並不影響其參與社交活動，大多數人精力尚可)這兩類交友的本錢；但其所持有的經濟資本卻大不相同。能夠經常參加線下的網友聚餐和旅遊活動、不斷更新電腦等電子產品的老小孩網友通常具有較好的家庭收入和較輕的家庭負擔；相比之下，有的老小孩網友生活上並不寬裕，較少參與網

友的線下聚會，使用的是子女淘汰的配置陳舊的二手電腦。於是乎，本來在線上隱形的政治經濟地位在線下為網友們劃出了一條界線。然而，網絡並非網友人際關係庸俗化的來源；網絡與現實的緊密聯結使得網友關係也難以脫俗。當網絡人際關係全面向線下延伸後，網友在現實的政治經濟地位上的差異會更容易顯現出來。

對於老小孩網友來說，他們能夠採取一定的策略來防止網友間的關係過分地庸俗化：他們可以調整自己參與虛擬社區和線下社區的程度，選擇倚重其中一類平台；也可以在需要時從某一類社區或某一個人際交往圈中全身而退。而拿捏好線上參與和線下參與的度（既發揮網友關係在情感支持方面的作用，不讓物質利益過多地介入；又利用線下的互動來幫助自己確認網友的可信度和擴大資源交換的範圍）對於老年網民積累以人際關係為要素之一的社會資本具有重要意義。

網絡人際關係的形態特徵：開放與封閉並存

在之前的論述中，本文一直把虛擬社區視為一個整體；但事實上，除了相關聯的線下社區，虛擬社區自身亦包含着不同的結構（見上文列出的網站組織結構圖），這些設置之間是平行的，不存在等級關係。在老小孩虛擬社區，網絡上的所有資源都是開放和可共享的。舉例來說，十多年來，在老小孩論壇的學習板塊，除了網站的管理者，總有一批熱心的網友在義務教授其他成員學習使用新的電腦軟件或回答網友提出的問題；這些熱心網友還會把培訓課程的資料整理好發布到論壇裏。2010年老小孩網站在改版時學習美國的Eons網站（一個專為50歲以上的網民服務的網站）推出了「群組」（Group）板塊。¹⁴如此一來，老小孩網站的註冊用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設立在線討論群組（如網友黎莎開設了討論美食的「舌尖上的美味」群組），而網友們也可自由挑選自己感興趣的群組參加。截至2013年2月1日，老小孩的群組總數達到了150個。

在韋伯（2005）的論述中，只要一種社會關係的秩序體系不排斥任何人的加入（通常發出要求的人也具備了加入的能力），便可被視為對外開放。老小孩對註冊沒有限制條件，網站的各項設置和蘊含其中的

資源也可以免費利用；因此網站可被視為開放的組織。老小孩的開放性加上網絡技術在老年人群體中的普及還帶來了社區成員身份的多元化；如從以高級知識分子為主逐漸轉變為來自社會不同的階層（擁有迥異的受教育程度）。雖然老小孩成員的主體是老年人，但即便在老年人群體中間，也可分出低齡老人、中齡老人和高齡老人；¹⁵並且他們來自中國不同的城市（有的還旅居海外），¹⁶退休前從事不同的工作，家庭環境也不盡相同。多元化的背景下，網友間的互動大多基於共同的興趣愛好或相似的人生經歷而展開。總體而言，老小孩網友之間的關係是開放且平等的。

經過觀察和採訪，筆者也發現：老小孩虛擬社區內人際關係的開放性是一種有條件的開放。在採訪中，一些受過高等教育或退休前擁有高級職稱的老小孩網友稱他們在網上交友的心態是「英雄不問出處」，只要「談得來」即可；¹⁷不介意與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或社會地位一般的網民互動並成為朋友。然而，由於在線人際互動多通過文字開展，很多的老小孩網友（如晚亭、申濤、黃花地丁等）也提到他們是以文會友、見文如見人。這樣一來，一個網民的文字功底、表達能力以及文字所反映出的思想見解均會影響到其他網友對其個性和人品的判斷。「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交往規則也同樣存在於虛擬社區。

作為開放的對立面，封閉的社會關係指的是特定的人對於組織的加入會依據行動者的主觀意願或具有約束力的規則而遭到排除、限制或限定（韋伯，2005）。較之於虛擬社區「有條件的開放」，在線下，老小孩沙龍不同程度地呈現出封閉的特徵。沙龍的封閉性一方面是由資源的有限性造成。對於老年人自發組織的沙龍來說，缺少資金、場地等資源一直是困擾沙龍發展的重要因素；特別是難以找到適合沙龍開展活動的場地。當沙龍的領導者通過發動組內成員或依靠其他社會組織為所在沙龍爭取到相關資源後，他們會通過對新加入的成員提出限制條件或拒絕新會員的方式防止組織內的資源因人員擴張而出現不足。

沙龍的封閉性還來自於成員在現實生活中所擁有的不同的政治經濟地位。網友露西曾提道：老小孩沙龍有不同的級別。在「高級」的沙龍裏，參與者的社會經濟地位較高；例如主要由居住在上海市徐匯區田林街道的網友所組織的「點點沙龍」，其成員退休前大都是經理、廠

長、工程師或高校教師。而所謂級別較低的社區，指的是參與者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¹⁸

作為社群封閉性的典型表現，「族群分類」現象存在於老小孩的線上和線下社區。特別是隨着人際互動的頻繁開展，當老年網民之間所結成的社會關係網絡由鬆散變為緊密時；部分網友會以網站上的一些版塊、線下的某個沙龍或是某個核心網友為中心，結成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小圈子。網友守中在《當網絡不再純情》這篇博文中記述了他所感知到的「族群分類」現象：

網絡最讓我們老人神往的就是那份純情了。……現實裏那種人和人之間的森嚴壁壘，界線分明；親人之間的交往，也常常被利益所汙染；而在網絡上，大家都平等相待，以禮相對，坦然真誠，暢所欲言。我覺得上網最吸引人的就是那種輕鬆感，那是遠離現實世界的一塊「飛地」呀！

可是最初的新鮮勁兒過去後，忽然發現，虛擬世界依然現實！那種「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誤會不去說，就說論壇裏無休止的「辯論」，博客上小心翼翼的跟帖，即便是難得的網友見面也會充斥着「張家長，李家短」的談論。最要命的是還有那種摸不到卻確確實實能感受到的「族群」分類，不小心就踩到地雷。朋友的朋友你可以不當朋友，但是朋友的敵人你必須「同仇敵愾」。……¹⁹

網友守中的話揭示出了網絡人際關係形態的複雜性，也反映出虛擬的人際關係與現實人際關係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守中所提到的「族群分類」和「同仇敵愾」都與網友間所形成的過於緊密的「小圈子」有關。「小圈子」一方面為圈內成員帶來了強烈的歸屬感和強聯結 (strong ties)，另一方面也導致了對成員自由的限制以及對圈外人的排斥，這也正是 Portes (1998) 曾提出的社會資本中的強聯結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然而，族群分類現象的出現並不意味着老年人在網絡上追尋富有意義的人際聯結的失敗，它的存在使人們認識到虛擬社區既包含了對現實世界的超越，也包含了對現實世界的關照；凝聚了人類情感和行動的虛擬社區並非是超越現實的飛地。對於像守中這樣的希望尋求

平等、真誠的人際互動的老年網民來說，虛擬社區更多地是在賦予了其選擇權(如選擇互動的對象、時機、聯結的緊密程度)的同時擴大了他們的選擇範圍。守中也逐漸領略到了網絡的此等妙處，在2012年3月17日他在老小孩網站發表了一篇博文，其中寫道：「『網友』是自己篩選出來的，最投合你的脾性，最陶冶你的性情。」²⁰

老年網民從網絡人際互動中總結出的感受呼應了學者們對網絡社會的判斷。在網絡社會中，網絡媒體不再具有強制性，使用者有了選擇的自由(卡斯特，2001)。而正是由於網絡吸納了眾多迥異的個體和個體背後所代表的文化，而個體差異又會帶來個人選擇的千差萬別；虛擬社區及其所包含的線下組織才得以在融合與分裂、開放與封閉的矛盾激蕩中發展。值得關注的是，虛擬社區中的個體在互動的過程中，雖擁有了選擇權，但卻也無法逃避被選擇的情形。個體化時代給人際互動帶來的並非是對個人意志的無限高揚，因為那樣會導致社會關係的極度工具化；個體化是推動個體在認清自身需求的基礎上去掌握對社會關係進行重新建構的能力與權力，這其中就包括尋求新型的純粹關係(pure relationship)。²¹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對於在現實生活中缺少人際關係等社會資源的老年人來說，虛擬社區不失為一個較為理想的重新編織社會關係網絡的場域。

小結與討論

在研究虛擬社區內人際關係的初始，筆者曾希望挖掘出在線人際互動迥異於線下人際互動的特點。隨着研究的推進，筆者發現：在線的人際關係和線下的人際關係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無法截然分開。因此，本文在對虛擬社區內人際關係的特點進行歸納時也考察了網友在線下互動中所形成的關係。當前，無論是虛擬社區的參與者還是關注虛擬社區的研究者，都對這類社區投入了沉甸甸的期待，期待虛擬社區成為充滿平等、尊重、互助和友愛的「飛地」，期待人們能夠通過虛擬社區重新嵌入到有意義的穩定的社會關係網絡中。這些期望的背後，凸顯了現代人的孤獨以及由於現實人際關係的功利化所帶來的人際疏離。在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裏，基於利益關係聯結的人際關係缺

少人們在傳統共同體中所能感受到的溫暖和安全感，因此人們轉而盼望在虛擬世界裏得到來自於社群的撫慰。

對於本文所研究的當代中國老年網民來說，其人生歷程完整地經歷了從對家庭、傳統和宗族關係的依存到對社會組織(單位)的高度嵌入直到脫嵌走向個體化(追求自我實現與自我認同)的全過程。²²在當前，隨着社會形態的變化和生活環境的轉變(如退休、置身於空巢家庭)，老年人(特別是那些衣食無憂、行動無礙的老年人)需要重新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因此，從表面上看，老年網民上網與網友互動只是為了排遣孤獨、打發時間；但其背後蘊含着更深層次的意義，他們是藉此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通過被團體接納以及被他人需要來尋找自身的價值；並通過獲取社區成員的身份和建立有意義的社會關係網絡來實現對社會的重新融入。

透過分析老年網民所擁有的與虛擬社區相聯結的人際關係，筆者還發現：生活在個體化時代中的老年網民們在尋求集體歸屬感(重新嵌入)的同時並不希望被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係所束縛。更何況，在虛擬社區裏，他們擁有選擇權。因此，有關「虛擬社區內的人際互動給老年網民帶來了什麼？」的問題就被轉化為「老年網民希望借助虛擬社區塑造何種形態的人際關係？」。於是，在老小孩網站的發展歷程和老年網民的故事裏，我們看到：老年網民掌控着人際互動中的「在場」與「不在場」，行走在虛擬與現實、封閉與開放之間，有選擇地向「熟悉的陌生人」敞開心扉。借助網絡溝通所具有的時空同步特徵，網民們幾乎可以隨時隨地在虛擬社區裏發起一場互動；另一方面，借助網絡的時空異步特徵，他們能夠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調來回應其他社區成員的互動邀約。對於那些期待和網友形成鬆散的人際聯繫，保持來去自由的老年網民來說，他們可以選擇以虛擬社區作為主要的人際互動平台並以化名的形式使個人信息不被全面知曉；至於那些希望和網友形成緊密聯結的老年網民，他們會更積極地參加虛擬社區所組織的線下活動，更多地向網友展現自己的個人信息。

如果把老小孩虛擬社區和其線下社區視為一個生物體，那麼其已經具有的開放性使得它能夠不斷地吐故納新，保持機體的活力；也使得老年網民之間能夠基於對社區資源的分享和線上/線下活動的參與而

對社區、對無私提供資源的網友產生認同(人際關係的基石)。而在老小孩網站上和線下組織裏存在的族群分類現象(雖在一定程度上壓抑了社群的成長)，既是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不可分割的證明；又給那些尋求緊密人際聯結的老年網民帶來相對穩定的人際資源和歸屬感。

最後，本文所獲得的研究發現都是基於對老小孩網站這一個案的觀察和分析，其中既包含了虛擬社區上人際互動的共性特徵，也有屬於老小孩和其成員的個性特徵，並受到網站所置身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在這個以老年網民為主體的虛擬社區裏，成員彼此間相似的人生經歷和集體記憶推動了人際交流的展開和關係的縱深發展。現實生活中人際關係來源的萎縮也使得老年網民格外珍視在網絡上所建立的友誼。後續的研究可以對以老年人為主要成員的虛擬社區與以青年人為主要成員的虛擬社區進行比較，以深化人們對虛擬社區內人際關係特徵的認識以及成員的特徵對虛擬社區文化的影響。

註釋

- 1 本論文是2012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新媒體對弱勢群體賦權的可能性以及影響模式研究」(專案編號：12PJC06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 2 根據王勇的介紹。早期的網站成員大多來自上海老年科技工作者協會，退休前多為工程師、教師和醫生，其個人收入通常高於普通職工。筆者在2009年對老小孩成員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有效問卷327份)，49%的受訪者平均月收入在1,000-2,000元(人民幣)。
- 3 網友社會階層的擴大得益於由老小孩網站牽頭，上海市政府於2003年到2010年間推出的「扶老上網」、「百萬家庭網上行」和「科技助老行動」這三項政府工程，目的是在普通市民中普及網絡和新科技。
- 4 老小孩沙龍由網民們自發組建。得到老小孩管理者認可的一共有19個沙龍，其中皖馬苑沙龍、無錫快樂老小孩圈子和衢州「人約黃昏」論壇沙龍的所在地不在上海，其餘的都由上海的老小孩網友建立。實際上，除了上海，在老小孩網友分佈比較集中的北京、武漢和天津也都成立了聯誼會，性質和沙龍接近。
- 5 老小孩網站對註冊的網友不設年齡限制，但是以50歲以上的網民為核心用戶。中國大陸對老年的界定是以60周歲為標準，這也是男性職工的退休年齡。考慮到女性職工在50周歲就退休，且老小孩的核心網友是50歲

以上的網民，因此本文將50歲以上的老小孩網友都納入研究範疇，並為了論述方便統稱為老年網民。

- 6 舉例來說，網友病牛在患病期間曾在老小孩網站發文記述了他和網友的情誼：「兩天的歡聚迅即過去，網友要走了，……控制不了的熱淚汨汨往外流……要問為那般？因為是《老小孩》，是《知音園地》帶給我誠摯的情誼，帶給我無比的歡樂。這裏有的是溫煦和寬容，有的是幫助與鼓勵，是知音們扶我邁過一道道的坎，才使我有生活下去的勇氣。人生遇一知己難，遇一大幫知己更難；惟有這裏，人人以心交友，赤誠相見，相互幫助……」（《我和知音們——為園地週年慶而高歌（三）：相見時難別亦難》，發表於2007年12月5日）。摘自：http://blog.oldkids.cn/html/diary/showlog.vm?sid=4554&cat_id=4675&log_id=37987。
- 7 「掛」在此指保持在某個網站或聊天工具上的在線狀態。
- 8 筆者曾於2012年6月在授課的三個班級（共計62名大一至大四的學生）裏做過調查，結果97%的學生表示他們只是利用網絡來維持已有的人際關係，即他們在網絡上互動的對象都來自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關係（如家人、同學）；在訪談中，受訪的12名學生均表示他們不會在網上與陌生人互動。
- 9 根據Simmel (1971)，還有一種陌生人，是指毫無關係的陌生人。
- 10 數據來源：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2013），〈關於本市2012年職工平均工資有關事宜的通知〉，摘自：http://www.12333sh.gov.cn/200912333/2009xxgk/ztxx/gzgd/201303/t20130329_1146170.shtml。
- 11 採訪明潔的時間：2009年6月12日。
- 12 受訪的老年網民表示在老小孩網上，他們主要以文字會友，很少使用視頻。
- 13 由於老小孩俱樂部在上海設立，大部分老小孩沙龍也分佈在上海；因此，除了全國網友年會，經常參加老小孩線下活動的多為居住在上海的網友。
- 14 老小孩群組的主題多與老年網民的興趣愛好、人生經歷有關，不涉及敏感的政治話題。而在Eons上，以討論宗教信仰和兩性關係為主題的群組較多；這兩類群組在老小孩上基本看不到。
- 15 如果起點年齡為60歲，則這三個年齡段分別為60-69歲、70-79歲、80歲及以上。當起點年齡為65歲時，則為65-74歲、75-84歲、85歲及以上（顧大男，2000）。
- 16 據王勇介紹，在未註冊的會員裏，來自上海的網友和上海以外區域的網友各佔了一半。在老小孩俱樂部的註冊會員裏，上海的網友佔了90%。採訪時間：2008年12月15日。
- 17 網友霞客鄉人語，採訪時間：2009年1月15日。

- 18 採訪時間：2009年3月10日。
- 19 這篇文章發表於2008年10月15日，同一天摘自：http://blog.oldkids.cn/html/diary/showlog.vm?sid=843&cat_id=-1&log_id=106390。
- 20 博文名字為《輕輕地說》，2013年3月18日下載於：http://www.oldkids.cn/blog/blog_con.php?blogid=312529。
- 21 根據Giddens (1991)的論述，與傳統的社會關係相比，純粹關係基於一個積極的信任過程，即人與人之間是開放的，信任的建立依賴於親密關係的發展。Giddens所述的純粹關係包含了兩性關係、親子關係和友誼，在本文中主要用以指代友情中存在的純粹關係。
- 22 閻雲翔(2011)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中提道：「在傳統中國社會，個體深深嵌入在家庭網絡和親屬關係中，並被它們所界定……解放後，個體被國家從宗族和社區的權力中解放出來，然後又被重新嵌入到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再分配系統中」(p.334)。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依玲(2011)。〈網絡人際交往與網絡社區歸屬感：對沿海發達城市網民的實證研究〉。《新聞大學》，第1期，頁82-92。
- Wang Yiling (2011). Wangluo renji jiaowang yu wangluo shequ guishugan: Dui yanhai fada chengshi wangmin de shizheng yanjiu. *Xinwen daxue*, 1, 82-92.
- 哈維(2003)。《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Hawei (2003). *Houxiandai de zhuangkuang: Dui wenhua bianqian zhi yuanqi de tanjiu*. (Yan Jia Trans.). Beijing: Shangwu yinshu guan. (Original book: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 杜駿飛(2004)。〈存在於虛無：虛擬社區的社會實在性辨析〉。《現代傳播》，第1期，頁73-77。
- Du Junfei (2004). Cunzai yu xuwu: Xuni shequ de shehui shizaixing bianxi. *Xiandai chuanbo*, 1, 73-77.
- 黃厚銘(2000)。〈網絡人際關係的親疏遠近〉。《台大社會學刊》第28期，頁117-154。
- Huang Houming (2000). Wangluo renji guanxi de qinshu yuanjin. *Taida shehui xuekan*, 28, 117-154.

- 黃少華 (2008)。《網絡空間的族群認同——以中穆BBS虛擬社區的族群認同實踐為例》。蘭州大學民族學專業博士論文。
- Huang Shaohua (2008). *Wangluo kongjian de zuqun rentong—yi zhongmu BBS xuni shequ de zuqun rentong shijian weili*. Lanzhou daxue minzuxue zhuanke boshi lunwen.
- 卡斯特·曼紐爾 (2001)。《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王志弘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書：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Kasite Manniu'er (2001). *Wangluo shehui de jueqi*. (Xia Zhujiu, Wang Zhihong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 林玉婷 (2007)。〈電腦中介的新人際溝通形態：MSN Messenger 暱稱之呈現與溝通策略〉。《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四期，頁103-135。
- Lin Yuting (2007). *Diannaoye zhongjie de xin renji goutong xingtai: MSN Messenger nicheng zhi chengxian yu goutong celve*. *Chuanbo yu shehui xuekan*, 4, 103-135.
- 孟建、祁林 (2002)。《網絡文化論綱》。北京：新華出版社。
- Meng Jian, Qi lin (2002). *Wangluo wenhua lungang*. Beijing: Xinhua chubanshe.
- 閻雲翔 (2011)。《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陸洋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Yan Yunxiang (2011). *Zhongguo shehui de getihua*. (Lu Ya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 韋伯 (2005)。《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顧衷華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Wei Bo (2005). *Shehuixue de jiben gainian*. (Gu Zhonghua Trans.).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 葉勇助、羅家德 (2001)。〈虛擬關係是真實關係的鏡射嗎？〉。《資訊社會研究》，第1期，頁33-55。
- Ye Yongzhu, Luo Jiade (2011). *Xuni guanxi shi zhenshi guanxi de jingshe ma? Zixun shehui yanjiu*, 1, 33-55.
- 曾武清 (2004)。〈虛擬社區的集體記憶與儀式傳播：一個關於「龍魂不滅」的初探性研究〉。《資訊社會研究》，第6期，頁199-234。
- Zeng Wuqing (2004). *Xuni shequ de jiti jiyi yu yishi chuanbo: Yige guanyu longhun bumie de chutanxing yanjiu*. *Zixun shehui yanjiu*, 6, 199-234.
- 羅洛夫 (1991)。《人際傳播：社會交換論》(王江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Luo Luofu (1991). *Renji chuanbo: Shehui jiaohuanlun*. (Wang Jianglo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chubanshe.

顧大男 (2000)。〈老年人年齡界定和重新界定的思考〉。《中國人口科學》，第 3 期，頁 42-51。

Gu Danan (2000). Laonianren nianling jieding he chongxin jieding de sikao. *Zhongguo renkou kexue*, 3, 42-51.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Baker, J. R., & Moore, S. M. (2008). Distress, coping and blogging: Comparing new Myspace users by their intention to blog.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1, 81-85.

Blanchard, A., & Horan, T. (1998). Virtual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6, 293-307.

Blanchard, A. (2004). The effects of dispersed virtual communities on face-to-face social capital. In M. Huysman, & V. Wulf. (Eds.), *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p. 53-7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lanchard, A. L., & Markus, M. L. (2004). The experienced "sense" of a virtual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cesses. *Database for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System*, 35(1), 65-79.

Boyd, D. M., & Ellison, N. B. (2007). Social network sites: Definition, history, and scholarship.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1), 210-230.

Chen, Y. W., & Persson, A. (2002). Internet use among young and older adults: Relation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ducational Gerontology*, 28(9), 731-744.

Fernback, J. (1999). There is a there there: Notes toward a definition of Cybercommunity. In S.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pp. 203-221).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Kraut, R., Patterson, M., Lundmark, V., Kiesler, S., Mukophadhyay, T., & Scherlis, W. (1998). Internet paradox: A social technology that reduces social involvemen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53(9), 1017-1031.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Rainie, L., & Kohut, A. (2000). *Tracking online life: How women use the Internet to cultivate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Internet Life Report). Washington, DC: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Retrieved February 1, 2011,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Press-Releases/2000/Tracking-online-life-How-women-use-the-Internet-to-cultivate-relationships-with-family-and-friends.aspx>.

Robin, M. (2000). Knowledge and the Internet: The end of control? *Intermedia*, 28(2/3), 43-46.

Simmel, G. (1971) The stranger. In D. Levine (Ed.)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selected writings* (p. 14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lenzuela, S., Park, N., & Kee, K. F. (2009). 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 :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4), 875–901.
- Wang, H., & Wellman, B. (2010). Social connectivity in America: Changes in adult friendship network size from 2002 to 2007.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11–48.

附錄

訪談對象與採訪時間

表一 受訪的老小孩網友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居住地區	採訪時間
1. 晚亭	女	65	上海	2008年9月25日 2011年12月12日
2. 鄂梅	女	81	上海	2008年9月29日
3. 曉風殘月	男	63	上海	2008年10月7日
4. 守中	男	67	上海	2008年10月7日
5. (老小孩)一休哥	男	67	上海	2008年10月11日 2009年1月15日 2010年3月20日 2012年3月18日
6. 靈芝小苑	男	72	上海	2008年10月12日
7. 邵先生	男	62	上海	2008年10月12日
8. 新苗	男	80	安徽馬鞍山	2008年10月13日
9. 半山老人	男	59	安徽馬鞍山	2008年10月13日
10. 黑牡丹	女	53	上海	2008年10月14日
11. 網花兒	女	60	上海	2008年10月15日
12. 佩佩	女	68	上海	2008年10月18日 2008年10月25日
13. 芬妮	女	65	上海	2008年10月27日
14. 黃花地丁	女	62	上海	2008年12月8日
15. 金牌	男	68	上海	2009年1月6日

16. 快樂湧泉	男	65	上海	2009年1月9日
17. 楊華	男	65	上海	2009年1月11日
18. 申濤	男	70	上海	2009年1月13日
19. 夏青	男	75	上海	2009年1月15日
20. 小松鼠(夏青的妻子)	女	70	上海	2009年1月15日
21. 霞客鄉人	男	63	上海	2009年1月15日
22. 綠葉長青	男	69	上海	2009年1月19日 2012年3月8日
23. 珠珠	女	55	上海	2009年1月20日
24. 秋水	女	56	安徽馬鞍山	2009年6月7日
25. 明潔	女	61	武漢	2009年6月8日
26. 錢芳	女	69	北京	2009年6月9日
27. 靜葵	女	52	四川成都	2009年6月9日
28. 常紅	女	57	上海	2009年6月13日
29. 若空	女	56	上海	2009年6月18日
30. 楊柳	女	63	上海	2009年6月19日
31. 山泉	女	64	江蘇無錫	2009年6月19日
32. 惠泉水	男	78	江蘇無錫	2009年6月19日
33. 花花太歲	男	65	上海	2009年6月25日
34. 跳跳	女	59	上海	2009年6月27日 2011年9月10日
35. 繽紛	女	79	上海	2009年6月28日
36. 櫻花	女	60	上海	2009年7月2日
37. FF	男	69	浙江衢州	2009年12月17日
38. 琴聲笛韻	女	53	浙江衢州	2009年12月17日
39. 秋實	男	60	江蘇無錫	2009年12月18日

表二 受訪的網站創辦人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身分	採訪時間
張志安	男	33	網站總編輯	2008年9月29日 2010年2月12日
王勇	男	33	網站站長	2008年12月15日 2009年1月11日 2010年3月1日 2011年11月17日
吳含章	男	36	網站董事長	2009年1月16日

說明：(1) 列表中的採訪對象均單獨接受了筆者面對面的訪談。採訪的平均時長為1.5小時。

(2) 受訪對象的年齡為2010年8月統計的結果。

本文引用格式

吳歡(2014)。〈虛擬社區內的人際關係——以中國大陸的「老小孩」網站為例〉。《傳播與社會學刊》，第28期，頁63-93。

